



意林

新武侠

飞鸟难至的鱼篮山，无名的女子……

离披不相见，浩荡隔两乡



那是他一生的灾祸、痛苦，
还有……爱情。

LÜLIPI

对月许下的誓言
之死靡它
比永远更远



江一
湖两
之

绿离披

一雨
作品

吉林摄影出版社



新
武
侠

一
雨
作
品

绿岛披

江
湖
一
雨

之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两江湖之绿离披 / 一两著. -- 长春 :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8.8
(意林新武侠)

ISBN 978-7-5498-3686-4

I. ①一… II. ①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4294号

绿离披

LV LI PI

著 者 一 两
项目出品 意林新武侠
出 版 人 孙洪军
主 编 顾 平 杜普洲
责任编辑 施 岗 孙 瑜
总 策 划 蔡 燕
丛书统筹 黄 磊
策划编辑 黄 磊
特约编辑 车克家
设计总监 资 源
封面设计 徐 丹
美术编辑 孔凡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3686-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十年后，那个更好的自己

—
2007—2017年。

十年。

在这十年里，你做了些什么呢？

我猜，你上了一些课，考了一些试，认识了一些有趣的人，去过一些好玩的地方，吃过一些好吃的东西，听过一些好听的情话……2007年你还小，2017年你已经长大；2007年你还年轻，2017年你已经变得成熟。

十年啊，这么快，又这么长。

我在2007年的时候，在网络上传了我的最新系列——“一两江湖”。当时只当是编辑分派的额外任务，一面懒洋洋上传，一面嘀咕明明只有埋头码字才是正事。

那时候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十年后还有很多人因为这个故事陪在我身边，在我每一次打滚求抱求安慰的时候，都在。

从不离开。从不拒绝。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花开花落，花落花开，一直到了2017年。

2017年的春天里，黄磊告诉我，他要重做“一两江湖”系列。

对，他说的是“要”。帅爆了是不是？

于是，“一两江湖”系列重做了，你看到了这本书。

二

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套书，大概是我做过的最任性又最正确的事情。

“一两江湖”系列这名字超赞的是不是？（说“是”。快。）

就像我已经想不起来“一两”这个名字的来历一样，我也不记得当时为什么要取这个系列名了……做设定的时候，就是想写一个没有刀光剑影，专职谈恋爱的江湖。

小时候看古龙的武侠小说，江湖恩怨全当浮云，最动心处莫过于男女主角谈情说爱，最闷心者莫过于男主角和好几个女主角谈情说爱，合上书常常感到意犹未尽——这大概就是我会拿起笔的原因。

“一两江湖”系列是我为自己织的梦。

梦里有我最爱的人物，最爱的风景，最爱的食物，最爱的情怀……所有我喜欢的，一股脑儿塞进来，满满胀胀，满心欢喜。好爱它。

每个人心底都有这样的梦吧？

如果问我2007年以前最正确的人生决定，毫无疑问是写了“一两江湖”系列。

那么2017年的实体书出版显然是最幸运的人生礼物。满足地笑。

三

鲁迅先生说，写出来是为了忘却。

是的，在文末画上的最后一个句号，就是和书中人物说的一声“再见”。

现在，真的再见面了。哈哈。

《红线引》《绿离披》《菩萨蛮》《锦衣行》《染花身》《风荷曲》《发如雪》《琵琶误》《望星记》，包括一直想写而未写的《玉萝姬》……“一两江湖”的故人们，没想到，我们还有再见面的一天。

原版因为有字数限制，有些情节来不及展开，或者是我当时的水平没有能力将其展开，在新版里都相应进行调整，补充原有的枝干，使其焕然一新，有了独特的光彩。你读它，无论是旧友还是新知，都会获得不一样的感受。

改稿是多么痛苦的事啊，可以排进人生苦恼的前三名！可是这一次，我拿起笔，不是和痛苦相遇，而是和过去的故事相遇，和过去的人物相遇，并最终，和过去的自己相遇。

隔着光阴的屏障，我在这端，她在那端。

相视，微笑。

有时候好想抽打她，“太烂了怎么能写成这样”；有时候又想抱住她，“呜呜呜，写得好好，你怎么做到的”……

时刻精神分裂，甚是销魂。

四

十年来我所做的事情，总结起来，就像是花朵中提取香氛，制成香水。我搜罗所有能捕捉到的一切，柔和的风，清凉的雨，盛开的花，初升的月，牵手时彼此掌心的温度，相视时眼底温柔……从里面汲取出一丝丝美好，提炼成文字，变成故事。

爱与生命的重量，这个主题我想我会永远写下去。

当你合上书，会想抱一抱身边的人，或者，找一个人好好抱抱，又或者，只是单纯觉得风很柔和天气很好——谢谢你，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了。

五

拿起这本书的你，是十年前的老朋友，还是十年后的新朋友？

如果你当年恰好读过，而今天又刚好拿起，那么，来抱一个吧！为十年前的相遇，也为此时此刻的重逢。

如果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那么，感谢你选择这本书，希望书中的爱与感动不会让你失望，能陪伴你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一起走下去好吗？

走过下一个，更好的十年。

一起预约十年后，那个更好的自己。

十年后依然十八岁的一两

练最高明的武功，

喝最好的酒，

做最有名的侠士，

娶最贤惠的妻，

这是他一生的梦想。

为此他远赴南疆，摘取绿离披，

就在那飞鸟难至的鱼篮山上，

遇见一个没有名字的女子……

从此，开始他一生的灾祸、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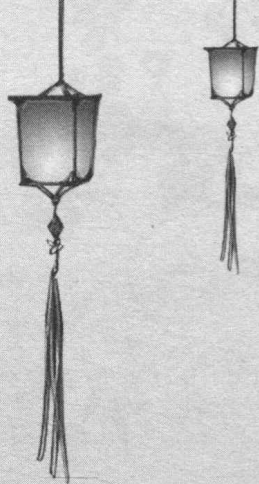
光……还有——

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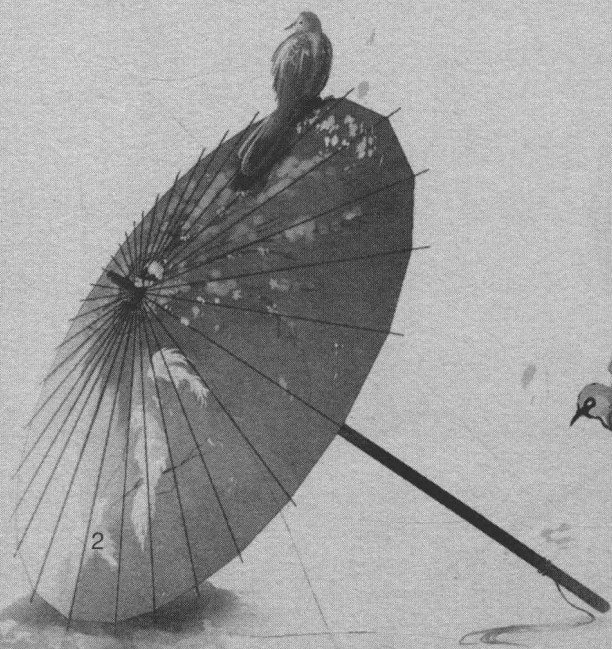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章	鱼篮山	001
第二章	龙蟒	019
第三章	阿南	037
第四章	恩怨	055
第五章	苏州李家	075
第六章	十一年前	095



第七章	婚礼	113
第八章	爱与重生	141
尾声	幸福， 有如奇迹	163
小剧场·糖桂花		167



鱼篮山

第一章



七月的南疆，宛如湿热的蒸笼，山野间的古木藤蔓，在日照下蒸腾出沛郁的岚泽。岚泽被天风鼓荡，汇向上空，那绚丽的云霞，仿佛因此而来。

时近黄昏，云霞在西天涌动变幻，好似一幅灿灿彩锦，光泽耀眼，天下的苍翠山峦，都被它染上了融融红光。

独有一座山例外。

庞大连绵的山体，宛若怒吼的江涛，高于其他山峦数倍不止。高耸的浪头托起一座山峰，形状便似一只不甘于水泽、渴望凌于高空的鲤鱼。看它拼尽力气一跃，身子笔直向上，鱼尾犹沾着浪花，张开的鱼嘴似乎正发出欣喜的呼唤。

那便是鱼篮山。

南疆第一高山。

在南疆的古老传说里，鱼篮山，是鱼篮观音入世化身飞天之时留下的。观音圣相脱胎而去，鲤鱼化身不甘再堕江海，奋力一跃，直上九霄，一触云雨，便化为龙。

鱼篮山的顶峰，名唤“天龙池”，里头住的，便是当年鲤鱼化作的云龙。

遇到旱涝荒年，当地苗人会用全牛全羊祭献。因怕惊扰了龙神的怒气，全寨的人只是匍匐在山脚，将祭品献上。

哪怕是平日，最英勇的猎人也不敢上山砍伐，最调皮的孩子也不敢拉着鱼篮山上的藤条往上爬。

那是禁地、圣地，不可触犯与亵渎之地。

然而此刻，斜阳却在鱼篮山陡峭的山壁上，照出一个人影。

人影身形轻捷，不亚于灵猿。只见他手上拉着一条藤蔓，足尖在山石上轻轻一点，身子已经飘然而起，每当原先的藤蔓长度不够时，他立刻换手，抓住头顶上的另一株粗藤。

生长着各种叶子的藤萝依附着地面与古树，把鱼篮山围成一个森森然的世界，植物特有的腥气与香气混成一种奇异的味，弥漫在这杳无人烟的高山中。

爬到半山的男子仰头看了看上面——人目之处，仍然是直插入云的山壁，苍绿藤萝与树木的空隙里，露出几片岩石的色泽——他已经爬了半天，而那传说中的“天龙池”，还在遥不可及之处。

男子眯了眯被斜阳刺得发花的眼，嘴里不客气地吐出一句脏话。

身子凌空一旋，原本握在手里的藤蔓就缚到了腰上，空出来的手从腰上取下一只酒葫芦，他直起脖子灌了几大口。不到片刻，原本能装三斤酒的葫芦就空了。他晃了晃，最后一滴酒滴入唇间。这才不舍又无奈地把葫芦拴回了腰上，一面自语：“下次该换个能装五斤的……不，十斤的……”

斜阳照在他年轻的脸庞上，刻画出轮廓明晰的侧影。他穿得破破烂烂，头发也乱七八糟，背着一把大刀，红缨在肩头飘摇不

已——如果把这把刀换成几只破口袋，活脱脱就是个丐帮好汉。然而他的一双眼睛异常明亮，几口酒一下肚，似乎更亮了，他握住藤条，大喝一声：“起！”

身子竟然如有神助，凭空拔高了丈许，紧接着，又在半空换了好几种身法。若旁边有武林中人，一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这边陲之山中，就在这看起来落魄的男子身上，居然同时看到了本来分属少林、武当、雁荡、春水甚至千空如意岛上的轻功身法。

停下来时，男子“嘿嘿”一笑，似乎也对自己的身法表示满意。

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看到一样东西，倏地垂了下来。

一根绳子。

编得又紧又密，麻丝混着软皮，居然还是根极考究的绳子。

难道是那只鲤鱼化成的天龙，看他爬得辛苦，所以伸根绳子下来，拉他一把吗？

当然不是。绳子飞快地垂了下去，似乎底端垂了什么重物。

再拉上来的时，绳子上多了一样东西。

一只椿箱。

一只小小的、精致的红木椿箱，分作两层，还雕着雅致的山水人物，隐隐飘出饭菜的香气。

难道，这是天龙的晚餐？

他就那样挂在一旁看着，忽然松开了手里的藤蔓，抓住那根绳子。

绳子登时往下滑了一大截，他却丝毫没有半丝担心。

就算掉下去，他也能抓住别的藤蔓。

就算抓不住藤蔓，他也能在落地时一掌击下，将自己反弹到某

棵树上。

就算这也不行，那摔就摔吧。岑夫子传给他的大本阳功力，除了上次给书呆子楚疏言疗伤之外，还没正经用过呢！

要是这都顶不住，那么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第一件事就是要到问武院把岑夫子的课堂拆了——这么不顶用的大本阳，还敢号称是比金钟罩更上一层楼的护体功力，简直是在玩他。

换作别人，一定要先想一下，那位二十年后的好汉，是否还记得上辈子的夫子？

然而他不。

因为他是莫行南。

问武院最优异的学生，辛卯身刃状元，师长们最得意的弟子，敌人最可怕的对头，莫行南。

或者，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介绍他吧！

“我就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喝酒与打架不要命、拜师与娶亲不花钱的背月关刀——莫行南！”

绳子的坠势很快稳住了，开始缓缓上升。

这样上来，可比爬藤条轻松多了。他惬意地抱着绳子，悠然地看着脚底下那些平缓低矮的山峦、盒子似的吊楼……连炊烟看起来都像是老太爷烧出来的早烟……一切，都那么渺小。

不知过了多久，顶峰已然在望。

莫行南把椿箱举过头顶。就见一只手伸过来握住了绳子，一个带着些疑惑的声音道：“奇怪，今天怎么这么重……”

一个“重”字还没有落地，莫行南已经翻了上来，一手扣住那人的脉门！

那是个年近五旬的妇人，穿着蓝布衣裳，头发用蓝布包起，手腕与脖子上的银饰晃得叮当直响，向他怒喝道：“毛手毛脚干什么？差点儿打掉饭！”

她穿得普普通通，长得普普通通，武功更加普普通通，被人一手扣住脉门，半边身子动弹不得，骂起人来居然半点儿也不含糊，好像这人是她儿子，老娘骂儿子，再自然不过。见他怔住，她又道：“还愣着干什么？快把饭菜送到殿里去！你想让圣女娘娘吃冷饭吗？”

“圣女娘娘？”莫行南忍不住问，“难道我看上去像帮你送饭的人吗？”

妇人翻了翻白眼：“我管你是什么人？不管怎样圣女娘娘要吃饭了，你扣着我，那你就去送吧！送完了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懒得管。”看他半天没反应，妇人的怒气又来了，“你们这些人，上来不就是为了找那样东西吗？还站在这里充什么二愣子？”

就算是来讨酒账的老板娘，也没这么凶，莫行南对她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松开了她。她揉揉手腕，弯腰拎起椿盒，转身就走，忽然回过头来，向着东方遥遥一指：“你要的东西就在那边，拿得走拿不走，就看你的运气了。”

她所指的方向是片浓密的树林。然而走近了，才发现，整片林子，只有一棵树。

树的根须无处不在，密密地扎入地下。枝叶交缠，一走进来，便隔绝了所有的月光、星光，只有一团浓墨般的黑。

虽然黑，却不妨碍他的视线。那双明亮的眼睛仿佛夜色中的星

辰，他很快辨清了方向，施展身法，径直向前去。

不知花了多长时间，走出那片密林，才踏出去，脚下忽然一空，回身之际，兀自传来“沙沙”的声响，那是方才立足之处的泥沙，松垮地塌陷下去。

原来面前竟然是个深渊，星月暗淡，只瞧见黑咕隆咚一个洞口——以他的修为，在那样的密林中都可以通行无阻，然而到了这深渊面前，却派不上用场。

真正的黑。不见天日也没有天日的黑。灭绝了希望的黑。

要是一般人，踏过去收不回脚，就会像那些泥土一样，填了这无底深洞。那妇人的心肠，还真不是一般的狠毒。

——那东西，真的，在这深渊里面？

渊口静默，一丝丝看不见的寒气，从里面逸出来。寒气似乎有自己的意识，化成一只无形的手，要把莫行南拉下去。莫行南的身体受着某种招引，不由自主，有跳下去的冲动。

然而这样跳下去，十有八九，会没命的。

莫行南想到了那条拉椿箱的绳子。

既然可以伸到山底拉饭菜上来，一定也会让他下到渊底——这个大洞，总不会比这座山还深吧？

这么一想，他立刻行动，不再像原先那样穿越那浓密的独木林，而是直接从树木上飞掠而过。

星光朦胧，照得四下里虚幻若梦。他人如飞鸟，足尖在树木之上轻点几下，已经掠到方才上顶峰的地方。

绳子缚在一只转轮上，莫行南把它解了下来，团在一起。他将绳子的一端紧紧系在一根粗枝上，打了几个死结，拉了拉，放心了，正要抱着绳子往下跳，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道：“太短了。”